

經部

讀春秋編卷四

宋 陳深 撰

閔公 名啓方莊公庶子母叔姜史記名開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庚申春王正月 案左氏去冬立閔公杜氏注於是年八歲母叔姜哀姜之娣亦齊女故哀姜與慶父利其幼而立焉不書即位内不承國於先君上不請命於天子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

齊人救邢 穀梁傳善救邢也胡氏曰凡書救未有不善之也 左氏傳狄伐邢管仲請桓公救邢於是興救邢之師故春秋特書以與之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氏傳亂故是以緩凡十一月乃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姑齊地　左氏傳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名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　時閔公幼弱國人思得季子以靖難也

季子來歸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陸氏微旨曰季友之出不書何也慶父之難季子力不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名而來義故也聖人善其歸不譏其去以明變而得力進退不違道也　季子之賢內得於國人外聞於諸侯當時魯國大臣能奉閔公盟霸主請復季子不為無所見借重於齊則慶父有所憚而不敢圖之季子亦有所倚而可以歸矣

冬齊仲孫來趙伯循曰非致成命也故不言使非專命故但曰來　左氏傳齊仲孫湫子小切仲孫名來省難蓋仲孫智謀之士使之來覘魯之虛實而以省難為辭其志蓋有在也非盟非聘故但書曰來而

已守之者命大夫也齊桓坐視魯亂不修霸主之義以討簒弑之賊仲孫之來何補於魯致使慶父覬望非分之心不已而又再弑魯君何取其能霸也

二年辛酉春王正月齊人遷陽陽國名漢志東海郡陽都縣　蓋齊人偪徙之移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齊桓為盟主將以治諸侯之不守王法者而乃以強力陵暴小國刼而遷之何以令諸侯哉故書人以貶之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故禘雖先王之所賜而止

可用於周公之廟不可施於羣公禘言吉者喪禮二十五月而祥又兩月而禫然後以吉祭易喪祭今莊公之薨至此纔二十二月喪未三年主未遷祔而以吉禮盛樂行之何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宫廟也尤為非禮聖筆特書吉禘二字見僭禮之中又重失禮焉其貶之也至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左氏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弗禁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青蜕魯大夫 宫中小門 成季以僖公適邾實弒而書薨諱之也書薨以示臣子之至情不地以存見弒之實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弒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繼此書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昔則慶父弒夫人與焉明矣杜氏所謂微而顯者是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文姜殺其夫哀姜殺其子罪有輕重故文不得一稱孫者與聞

乎故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氏傳成季以僖公閔公庶兄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 成季以僖公入魯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奚斯也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慶父與哀姜謀弒閔公欲自立而不遂蓋國人不與疾之者衆又聞齊桓使高子將南陽之甲將至於是夫人與慶父懷懼而出奔季子既立僖公緩追逸賊既而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人歸之慶父彷徨無所自容不許其入蓋慶父之罪雖重季子以親親之恩故聽其自裁卒不能致辟於甸人以致其兩弒其君之討仍存孟氏之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失故經不書討賊而閔不書葬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大夫高傒也公羊傳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魯比三君死曠年無

君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魯南城東門也至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久淵思相見引此為喻

齊侯使高子來視魯而未定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盟以安魯之心所謂寧魯而親之者春秋予其奉使知權故特稱高子以美之不稱使者高子之來有取魯平魯之命初無一定繼絕之計在高子為之故不曰齊侯使之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自宣公上烝夷姜下納宣姜惠公庶兄公子頑又烝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滛亂之極人類無以異于禽獸天理滅矣至懿公失政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死馬此滛亂之禍必至滅亡也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西南立戴公申于漕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齊雖使衛之忘亡而不能為之救患于危急之際聖筆書之亦所

以罪衛而病齊也

鄭棄其師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鄭文公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然文公本惡高克而不能遠使之將兵禦狄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故公子素以為危國亡師之本作清人詩以刺之經書鄭棄其師言鄭自棄之爾所以罪鄭伯也

讀春秋編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春秋編卷五六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俞鳳

讀春秋編卷五

宋 陳深 撰

僖公

名申莊公庶子閔公兄母成風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壬戌春王正月天王未書即位正王法也不請命于先君上不承國于先君上不請命于天王也

公羊傳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注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狄伐邢齊桓率諸侯之師以救之次于聶北者

杜氏謂按兵觀釁以待事也蓋齊桓懼狄而持重視其便利不遽決於一戰春秋書次譏其緩也禮救患當急

齊與諸國俱稱師必兵力之衆可救而不速進故邢潰出奔師然經書次不書緩以其終有救邢之功也聶北

杜氏注邢地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公羊作陳儀夷儀杜氏注邢地與地廣記河北邢州龍岡縣北有夷儀嶺　左氏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馬閔二年傳邢遷如歸見齊侯委任得人用兵齊整書邢遷謂其意欲遷而遷以定之也與逼遷而強取者不同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邢畏狄而自遷于夷儀齊與諸侯城之救災患也所以美齊桓之功也雖不以王命興師是時中國衰微滅亡相繼天子不能正諸侯能救而存之則聖人亦與之也故胡氏曰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左氏傳閔二年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夫人在内薨有常處故止書薨在外則書地不言齊人殺諱之也哀姜淫亂而殺二君齊為魯討其辠而以喪歸蓋自丈姜弑夫逃辟而啓之也齊桓仗義而伯故哀姜慶父皆不能免使後之奸惡有所畏而不敢為也

楚人伐鄭左氏傳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荆始以州舉今改號曰楚經書楚書人以其自此浸强矣然猶君臣同辭終齊桓之世而不得與中國之會盟者齊桓能制其强也至僖十七年齊桓没而宋襄霸楚始列于會盟不特書人乃以爵書亦由漸而至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音頳杜氏注宋地陳國

陳縣西北有貍域今宛丘縣也 左氏傳盟于犖音洛謀救鄭也 犖即貍也地有二名 此衣裳之會第六九合第四會也是時楚伐鄭其勢方強齊會諸侯合謀救之慎重而不輕舉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杜氏注偃邾地 八月公方與邾會于貍甫一月乃詐敗邾師左氏以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蓋邾人送哀姜還齊齊殺之公求諸齊齊送姜氏之喪邾懼乃歸公要而敗之不言邾侵我伐我又不言戰而遽書敗邾師以詐敗之幸勝也故書以譏之魯僖恃齊之親亦不畏齊之伯政遂敗與會之邾齊不之罪者以公親至貍邾以人會也僖之意莫非哀姜孫于彼故還怒以敗其師然則邾何罪耶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女居反 酈音梨魯地 莒人來求歸慶父之賂而不與乃以兵至季友以偏師敗之獲莒侯之弟挐胡氏曰不能喻以辭命使

知不直以抑止之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故以友為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齊為霸主以哀姜與弑二君正其辠殺之于夷義已絶而死不以正不可復入宗廟矣僖公請而葬之告廟而書至非義也死書姜氏喪至則去姜姓以惡之也而仍氏者不同乎文姜也文姜弑夫雖臣子得絶之矣哀姜殺子終不可以子故讎母唯霸主得行馬

二年癸亥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衛邑衛為狄所滅野處漕邑齊桓率諸侯城其邑俾之立國德莫大焉木瓜之詩美之夫子蓋嘗録之矣然春秋書城楚丘齊與諸侯略而不言若魯自城其邑又不言為衛何邪諸儒謂諸侯不得專封春秋不與之故不書吕氏曰非也專封者以此地封此人也諸侯有相滅

亾其時天子不能令方伯不能救力能救而復之可也以是為專封是嫂溺援之以手而以為罪也陸氏謂魯城之非正也曷為無譏焉曰王政不行列國相殘齊桓為霸主存亾繼絶魯從其令亦所以自安也故通其變以示不失正也不書齊命為桓諱也不繫于衛示無所譏也若言城衛楚丘則彼我俱非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僖公請之故純用小君禮而書葬也哀姜莊公之夫人哀姜夫人之謚謚所以旌德夫人之所為如此而不得其死誠可哀也已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欲伐虢以屈產之乘垂棘之壁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宫之奇諫不聽虞貪寶而忘脣亡齒寒之勢乃起師為之嚮導故書虞師為戎首在晉師之上下陽虢邑也非國而曰滅重下陽也蓋下陽虞虢之塞邑其地險要失下陽則虞虢亡矣故書滅而其後不書滅虢 晉與虞虢同姓之鄰國晉

大而虞虢小晉圖虢恐虞虢之相救故以貨啗虞而間其交虞不悟虢亡則虞亦亾因貪賂而迷焉春秋書之所以示虞之自取滅亡著晉獻凌小國滅同姓之罪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羊作貫澤江國在汝南安陽縣今蔡州新息縣之地黃嬴姓國在汝南弋陽縣今光州定城縣也貫宋地今興仁府濟陰縣有貫城　左氏傳盟于貫服江黃也此衣裳之會第七九合第五會也江黃楚與國始來服齊但約宋與盟不煩諸侯也齊桓欲服楚先服此二國以孤楚之勢以漸而致楚之來其慮事也遠矣此其所以成霸功也

冬十月不雨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

楚人侵鄭左氏傳楚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楚自元年稱人不狄之比之小國也

三年甲子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經一時輒言不雨憂民之至閔憂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去冬及今年春夏之不雨陽亢也聖筆屢書之著其君憂民之憂也若夫文公歴三時不雨而併書之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見其不以民為憂而棄民事所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杜氏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城縣　舒附庸之國服屬於楚徐人取之蓋陰附齊而為齊取也不然寧不畏楚之強況徐與舒相去甚遠非封境相接而欲廣其土地越竟而取其國必有所恃而有所為也書取而不書滅不絶其祀也

六月雨穀梁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有志乎民者也不雨而屢書見憂民之憂喜雨而特書見樂民

之樂故懼災恤民之意春秋書之以示訓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今東平府須昌縣北　此衣裳之會第八九合第六會也　江黄去年来盟今歳再會定伐楚之約也及四年齊會諸侯侵蔡伐楚而江黄不從行但守其境不動何耶此蓋齊桓令其自為犄角之勢以制勝克敵此桓之善為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左氏傳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杜氏曰公時不會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涖臨也就盟于齊臨涖之耳猶涖以涖之之涖也

楚人伐鄭左氏傳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勤恤鄭難棄德不祥　齊之恤鄭至矣鄭以因聃伯之故欲從楚鄭臣懷之諫以不可忘德楚至此凡五侵伐鄭矣是以齊侯明年大舉以伐之

四年乙丑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蔡自北杏一會明年為楚入是時楚方强故齊桓養其威力不肯輕出師以救之自是之後蔡黨于楚今齊會八國之師先事侵蔡蔡潰先披楚之黨也潛師掠境曰侵用奇兵也聲罪致討曰伐用正兵也遂以諸侯潰蔡之師伐楚威震而兵强楚於是大懼何敢嬰其鋒乎齊與諸侯之師乃次于陘陘楚地次止也止而不速進也恐速進則多傷士卒盖欲臨之以威綏之以德楚子使屈完如師來求盟因而許之雖有諸侯而不用盖霸者之師求以服人而已桓之此舉不戰而服楚是可紀其功也所惜者齊桓與管仲不知請命于天子擅合諸侯規模狹隘非天吏討辠之法也聖筆書遂者譏其專也書次于陘者著其師有節制能懾楚以定中國也

夏許男新臣卒傳言卒于師陸淳以為非蓋名陵地屬潁川潁川今之順昌府長社縣去許密邇故許男疾而歸也故經不書卒于師而但書卒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楚大夫之名氏通之者嘉其服義而進之也來而不書使不與其同於盟會以嚴中外之分而重方伯之體屈完既至而桓公退師以禮楚與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雖不足以盡王者之事夫子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賜實二百四十年甚盛之舉不得不序其績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袁左氏作轅今從公穀　袁濤塗陳大夫也齊師諸侯自陳而南至楚其還師也陳恐齊亦由此道復有供給之費故令袁濤塗說桓公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於是還師濱海而

執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齊侯以濤塗誤軍故執之胡氏曰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桓公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程子曰齊命也穀梁傳不言其人及之何内師也魯之師也左氏傳伐陳討不忠也濤塗之事左氏與公羊傳不同如左氏則齊師仍由陳還但怒濤塗之言幾誤軍事耳若果由陳鄭而歸則何必魯及江黄伐陳又再勤七國之師乎以此考之則公羊大陷沛澤之説可信不然何齊桓怒陳之甚既伐而又侵之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師出三時之久故必告而書至也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也　左氏傳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春秋書侵陳極貶之也齊桓服楚受盟而志頓驕陳袁濤塗誤軍非惟辠其臣伐其君而又會七國侵之待其服而後已

五年丙寅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穀梁傳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公羊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初晉獻公以世子申生為家嗣後嬖驪姬姬欲立其子奚齊譖申生申生不辨被讒自縊陸淳曰申生有愛父之心而陷父於不義使讒人得志國以大亂謗所謂小仁大仁之賊也春秋罪獻公正其本也獻公寵驪姬嬖庶孽迷於欲而忘反蔽讒賊而不知輕世適之重以自禍其家國申生死未幾而公卒

奚齊卓子亦被殺晉亂二十餘年董子所謂為人父而蒙首惡之名者聖筆專罪晉侯以為有國者之鑒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伯姬來寧成風也其子十歲隨母以來朝公也杞伯在其子幼而令行朝禮失正也春秋書以參譏之也

夏公孫茲如牟左氏傳公孫茲如牟娶焉茲叔牙子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首止公穀作首戴杜氏注陳留襄邑有首鄉襄邑今屬拱州此衣裳之會第九九合第七會也王世子惠王之太子鄭也惠后死繼后生叔帶欲立之齊桓以王廢長立幼溺愛不可以諫遂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示天下戴之以為天王之貳所以尊國本絕亂階也於是世子之位定而周以寧故春秋善之是時王

室衰微諸侯不貢覲齊桓率諸侯以尊世子是即尊天子也天子聞之寧不樂諸侯之推戴其子而不易其位君臣父子之道得矣故漢之四皓從太子而惠帝之位定周之諸侯會世子而襄王之位定皆納約自牖之義竊疑子房用齊桓之遺意也春秋書及以會若王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特殊其會所以尊君而抑臣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穀梁傳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雖非禮之正而合當時之宜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

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此盟盖會世子之禮已畢約諸侯以同戴世子謂自今盟後不可違盟而反助惠王廢世子也世子天下之本本一摇則亂謀于未亂所以寧周此春秋之義舉也

鄭伯逃歸不盟　惠后欲易世子惠王徇其意故聞齊桓此舉反不以為悅　左氏傳王使周公宰孔也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王恨齊桓定太子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晉楚不服于齊故以鎮安鄭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傳例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鄭伯内牽私命外欲與楚故不盟而逃春秋書之極致其貶桓公不帥諸侯以討鄭則天下無心于尊周則不知所懲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杜氏注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地譜光州光山縣　左氏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黄於是江黄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泰山孫氏曰此言楚人滅弦者惡齊桓之不能救也故弦子不名十年狄滅温十二年楚人滅黄同此　黄弦同壤黄受弦子之奔故十二年楚滅黄原於齊桓不能救弦遂啟其圖許鄭之紛紛有憑陵諸夏之意春秋書滅弦皐桓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左氏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也弗聽許晉使八月晉侯圍上陽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二年書虞師晉師滅下陽五年書晉人執虞公

虞方為晉伐虢甫三年而晉滅虢虞亦滅不言晉之滅虞見虞之自取也此可為嗜目前之利而忘後患者之鑒然晉之用心亦險矣春秋書人以執惡晉侯也

六年丁卯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杜氏注新城鄭新密滎陽密縣今屬鄭州　左氏傳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以諸侯之力圍鄭新邑久而不舉蓋欲待其自服也鄭不即服故書伐又書圍著鄭伯之罪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楚圍許蓋攻其所必救以解鄭圍楚之計欲恩鄭以來之

也齊移諸侯之師以救許所以抑暴而救患不得不墮楚之計中然齊卒不討楚之圍許亦畏其强而不輕舉也春秋書遂善之也

公至自伐鄭不言救許大伐鄭也師出踰三時之久故致也

七年戊辰春齊人伐鄭鄭伯南與楚合故齊復伐之力自足以制鄭故不會諸侯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小邾子來朝小邾子附庸國即郳犂來也莊公五年嘗來朝後從齊桓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

鄭殺其大夫申侯案左傳鄭以陳轅濤塗之譖內惡申侯故托以申侯自楚奔鄭故不忘楚

嘗誤鄭背齊從楚於是殺之以說齊將以求甯母之盟春秋書國以殺貶其擅殺之罪然申侯專利而不厭嘗城其賜邑甚美是皆有以致之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杜氏注高平方音房與音預縣有泥母亭音與甯同管仲言於齊侯以德與禮懷諸侯令諸侯各受方所貢天子之物鄭伯使世子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欲去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乃事齊為內臣齊侯辭焉蓋鄭伯猶未誠服先使世子來以嘗之也至明年洮之會鄭欲與而不得始乞盟焉　此衣裳之會第十九合第八會也

曹伯班卒班公羊作般

公子友如齊杜氏注罷盟而聘謝不敏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己巳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杜氏注洮曹地 此兵車之會第一王人下士微者也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案左氏傳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告難于齊八年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王人會洮還而後王位定乞者卑遜自屈之辭也鄭伯始逃盟而今求盟惟恐齊之不與盟故特書曰乞鄭之也

夏狄伐晉左氏傳晉里克敗狄于采桑前年事也平陽北屈縣有采桑津八年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 狄浸強伐邢滅衛既已得志今又伐晉其後滅温侵衛齊桓爲盟主何置之度外令其肆行無所忌憚

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禘王者之大祭非魯之所得用于大廟大廟周公廟也穀梁傳范氏注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廟立以為夫人穀梁傳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言夫人必以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衆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無別欲尊其母實卑其父故曰非正也孫氏曰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欲尊其母因秋禘用夫人之禮致于大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惠王也左氏傳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杜氏曰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師氏曰不書葬魯不會葬故也

九年庚午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左氏傳春宋桓公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襄子衛文侯鄭文伯許僖男曹共伯于葵丘宰冢宰周公名孔王之三公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在喪稱子葵丘宋地陳留外黄縣令開封雍丘縣此衣裳之會第十一九合第九會也　左氏傳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故葵丘之會爲甚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内女也公羊傳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不以殤禮降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陸氏微旨曰盟稱諸侯前目後凡之義且明周公之不與

盟禮也天子無疑諸侯之理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言齊桓以正率人壹明天子之禁諸侯咸諭乎桓之志春秋所未有故再書葵丘以美之

甲戌晉侯佹諸卒　晉獻公也　甲戌左氏作甲子佹公穀作詭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不書弑是國人皆不欲立而里克殺之也克固不能無罪以經之書法視之不可以弑君之罪加之也故穀梁氏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竊詳聖人之微旨正所以明獻公之罪而為後世為人君者之鑒也

十年辛未春王正月公如齊公始朝齊也

狄滅温温子奔衛杜氏注狄蓋中國之狄温子周司寇蘇公之後國於温故曰温子　左氏傳狄滅温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狄狄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温畿内諸侯狄得而滅之方伯不能救是縱狄肆行於中夏矣温子出奔不名與譚弦同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卓公羊作卓子里克初告世子申生曰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可謂正論及驪姬將弑世子難里克謀於優施飲里克酒為烏烏集枯之歌以感動里克克聽其謀欲中立以自免稱疾不朝驪姬遂得成其奪嫡之計及獻公卒克殺奚齊又殺卓子其志欲納重耳納重耳此固克之有識以重耳之宜為君也然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守正以諫乃苟容以自圖及庶孽既

立克又不以先君之遺命而遽殺之春秋正名書弒克不得辭矣故為人臣不知春秋之義必陷于簒弒之罪也荀息傅二庶子雖云從昏然能不失信於先君故春秋重其死節而不失其官此可見聖人與奪輕重之權衡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北戎杜氏注山戎也左傳隱九年北戎侵鄭桓六年北戎伐齊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北戎屢肆侵暴固當伐然方今狄楚恣横伐國滅國相繼齊桓為盟主置而不圖乃遠伐北戎何耶昔伐戎稱人今乃稱爵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惠公夏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帥師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不簒將殺里克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

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　里克殺奚齊弒卓子與一大夫荀息春秋不以討賊之辭殺之又稱國以殺謂君不以罪殺之罪累上也其事與專殺大夫同蓋克之所為弒志在立重耳也夷吾立懼其殺二君也又將及我遂殺之春秋以其殺之不以罪稱國而不去其官書之所以罪惠公也克固不能無罪使其心非公而行篡逆則殺之也春秋不若是書也當如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之類稱人以殺之謂一國之人為可殺去族以殺之矣

秋七月　冬大雨雪 雨于付反 公羊傳作雨雹

十有一年 壬申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左氏傳丕鄭之如秦也言于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

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蘇氏曰丕鄭里克之黨也惠公既殺里克丕鄭言于秦伯曰請出晉君而納重耳鄭則有罪矣然鄭之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故稱國以殺言君亦過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陽穀齊地公會齊侯而以夫人與於其間非禮也書之所以參譏之也夫人譏姜也

秋八月大雩禮龍見而雩常祀不書書者以旱也穀梁傳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冬楚人伐黃齊桓伯業初盛江人黃人嘗慕義而來傳二年與盟于貫三年會陽穀及齊伐楚則為犄角之勢又從齊伐陳所恃齊大國十年盟好之久今一旦黃為楚伐被兵城守三時齊桓坐視而不救見

桓之伯業自此衰矣

十有二年癸酉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胡氏曰國滅死于其位得正而斃於禮為合書滅者見楚人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率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于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甲戌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杜氏注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此兵車第二會也左氏傳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十一年傳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王子帶召之也十二年傳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凡三見三年涖盟

十有四年乙亥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左氏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避淮夷

遷之都于緣陵公羊傳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胡氏曰齊桓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杜氏注鄫國今琅邪鄫縣

鄫似綾切 季姬魯女也書字未適人也若子叔姬是也已嫁必繫國明有所從如紀伯姬是也此上未見書季姬歸于鄫而今遽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季姬鄫子曾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陰為期會一旦遇于防此即野有蔓草邂逅相遇之意既已遇矣季姬遂使鄫子來朝使來請已為妻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鄫

子也此意出於季姬故書及書使以著其惡書遇以明鄫子從季姬期而來非素不知也或以僖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于防而使之來請也其失禮甚矣非所以謹男女之別也書之所以皐魯僖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杜氏注沙鹿晉地山名平陽元城縣有沙鹿土穀梁傳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何氏注鹿山足也左氏傳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公羊傳沙鹿河上之邑其言崩襲邑也注襲者嘿陷入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河岸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襄陵許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晉文之祥也齊桓將興而天文隋晉文欲作而地理决王道之革也

狄侵鄭狄自入衛伐邢滅溫至是侵鄭肆行而無忌憚莫有攘之者書此所以志桓之志衰矣

冬蔡侯肸卒是年晉饑乞糴于秦

十有五年丙子春王正月公如齊十年嘗朝齊矣至是五年再相朝禮也

楚人伐徐楚在江南都郢發兵伐徐徐在山東相去甚遠又近齊略不畏憚方伯之援師深入徐境其強暴可知矣必窺見桓之怠逆料齊之救必不速故敢爾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牡丘齊地與匡近牡氏注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公孫敖慶父之子左氏傳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此兵車第三會也言次者譏諸侯之緩又不自往遣大夫行故卒不解也書此以見桓之德衰而志怠也是年齊管仲隰朋皆卒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左氏傳伐厲以救徐也杜氏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八月螽公羊作蝝

九月公至自會齊桓會諸侯魯未嘗書至惟此書至暴師過三時之久危之也

季姬歸于鄫前年夏季姬及鄫子遇于防而令方歸于鄫鄫子以見淫奔而後成禮直書之而鄫子季姬之罪自見而魯僖之愧亦不可掩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左氏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夷伯魯大夫也夷謚伯字展氏之祖父大夫既卒書字震者雷電擊之程氏遺書曰大抵春秋所書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如

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如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推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冬宋人伐曹莊十四年北杏之會齊會陳曹伐宋今宋伐曹左氏謂修舊怨也後宋與曹既已屢盟今宋無故而忽伐曹宋可罪也所以人之

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杜氏注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今泗州臨淮縣救徐之師皆諸侯之大夫不用其情伐厲欲攻其所必救以解徐難俱無所濟楚深入吾境以諸侯之師救徐而楚反敗之何示弱也書之所以媿齊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九年秦齊會師納晉

侯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經不書伐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怨秦伯也秦直故勇晉曲故老晉侯師敗身執而大辱國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秦舍晉君于外已而歸諸晉故不言以歸也

十有六年丁丑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左氏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程子曰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必有氣驅之也　書是月者隕石之月所以別非戊申之日爾鷁飛無常不可定以日故言是月宋人以為災告於諸侯故魯史書之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為後世戒星陽之象見于上而動忽隕而為石石陰之類墜于下而靜是陽化為陰動極而靜精氣返為頑礦其齊桓伯業衰

微將終之兆也獨見於宋者齊桓終而宋始伯也然宋無其德故天見災異之象于其地以警悟之也而宋不知警鷁水鳥遇風退飛欲進反退倒逆而飛其宋襄欲伯反為楚辱之兆也明年齊桓卒而宋伯至五年有盂之執六年宋為楚所敗不數月被創而卒亦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示人顯矣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友名也季字也大夫卒稱名今書字蓋僖公以公子友援立之功生而賜氏俾世其卿非禮也初曰季子來歸季氏自此興矣今曰季友卒季氏自此盛矣季氏盛而魯衰矣書以譏之者豫為之戒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春秋内女適諸侯者書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茲叔牙子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左氏傳謀鄫且東略也鄫為淮夷所病故淮杜氏注臨淮郡左右臨淮郡今泗州 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此兵車第四會也

十有七年戊寅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左氏傳以報婁林之役也英楚與國齊為徐興師不伐楚而伐英畏强凌弱也其伯業之衰乎

夏滅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杜氏注項國汝陰項縣卞魯國卞縣今襲慶府泗水縣 左氏傳師滅項 杜氏曰師魯師公在會別遣師滅項經不言師諱之 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內諱執皆言止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聲姜僖公夫人齊女以夫

入而會齊侯雖曰齊之女非正也齊侯會之亦不可公又不當使之往叅譏之齊以魯擅滅項而止僖公不宜遠會婦人于魯地此管仲既亡桓公志荒之政也

九月公至自會杜氏曰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至者諱之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左氏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殯六十七日乃殯東萊呂氏曰桓公雖能用管仲攘夷狄霸諸侯有一匡天下之功然仲本無正心誠意

格君之學徒急于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家法不正也管仲且有三歸之失豈能正其君哉

十有八年己卯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左氏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欲納孝公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説宋

案左傳齊侯嘗與管仲以公子昭即孝公托孤於宋公則是生前已定昭為世子矣桓公因嬖寺貂易牙以樹禍本衛姬謀立其子無虧結二嬖及桓卒遂至羣公子爭立齊亂初桓公與管仲豈不欲豫立長子無虧意必庸謬故思其次以公子昭托之於宋宋受其托後公子昭奔宋故宋合諸侯兵伐齊以納昭齊方立無虧三月齊人殺之見無虧不能君也宋公受齊之托立昭不以其私故穀梁謂非伐喪也

夏師救齊魯誠欲恤鄰曷不諭齊以定孝公又從而以師師是助作亂之羣子抗宋也經不書公救齊而但曰師救齊下又書狄救齊所以愧魯之所為與狄等也言救非所救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甗齊地左氏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狄救齊狄何以利動來救齊者安知非四公子之徒往求之也春秋據其實事書之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桓公卒五公子爭立以故宫中空莫敢棺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户十二月乙亥無虧立乃棺赴辛巳夜斂九月而葬亂故八月無丁亥日誤

冬邢人狄人伐衛邢昔為狄所伐遷夷儀而幾亡賴齊桓救而城之以復其國今何忘恣會

狄同伐衛故春秋亦書人以賤之也狄稱人何亦以累漸而至于彊爾與楚稱人同邢則賤焉狄則人之進之也邢亦何知不過齊桓嘗有城邢之恩欲報之故與狄同伐衛所以救齊也邢小國不知所以自守而擅興兵以伐人之國故終為衛所滅爾

十有九年庚辰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滕介宋齊之間自與幽之會巳三十七年矣中間衣裳兵車之會未嘗一至宋襄繼起又不能事大國其見執宜矣春秋書名所以罪之也宋非有德義服人肆巳之強一會而虐二君非伯討也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惡其專也故春秋書人以貶之

夏六月宋公公羊作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此宋襄盟之始也二國不親至

使其大夫來曹猶不服盟不國地而于曹之南所以及秋而見圍宋襄始盟而曹已異趣無以服人心矣

鄫子會盟于邾鄫子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而會之于邾故書曰會盟于邾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鄫子雖來後猶愈於不來也邾子何肆其暴虐以說宋乃執而用之次睢之社睢水之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左氏傳以宋公使邾子劉氏以為不然曰鄫子為季姬所使而朝魯春秋猶書使鄫子來朝豈宋公使之用鄫子于社而經不書乎愚案邾子於宣十八年戕鄫子于鄫其惡鄫若此之酷宋公于戰尚不肯禽二毛安肯用鄫以祭此蓋邾附勢為之故聖筆直書其罪以貶之也

秋宋人圍曹左氏傳討不服也子魚司馬子魚公子目夷也言于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

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宋圍霸業欲服諸侯先自近始方與曹盟未幾即叛近宋莫如曹滕宋公一出執滕不足以示威盟曹不足以示信不思子魚省德之論徒欲速合諸侯而無遠略宜其無成功而遽敗也

衛人伐邢 左氏傳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 邢不自量其名兵宜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公羊會上有公字 左傳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 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杜氏注地于齊齊亦與盟 楚欲抗衛於中國久矣齊桓能制其強故不得與中國之會盟及桓志少衰滅黃敗徐驟驟猾夏然猶有所懼也桓公殁而宋襄繼伯不能

服諸侯故楚假不忘桓德之說求參與中國之盟會而行其志陳蔡及鄭近楚素所服者故先受其謀齊孝公不能繼志魯僖忘周公荆舒是懲之訓遂與之盟明年鹿上之盟及盂之會因執宋公以伐宋故春秋諱魯而人諸侯以謹楚人與盟之始也

梁亡梁嬴姓國伯爵虞伯翳之後梁地今屬同州韓城縣左氏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不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溝塹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公羊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柰何魚爛而亡也何氏曰魚爛自內發

二十年辛巳春新作南門杜氏注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言新者蓋舊有而更新為之也作者創造而非因仍也穀梁謂有加其度也春秋凡有興作苟

非所當為則必書聖人重民力故也南門如不可不作則與泮宮閟宮同不書矣蓋興學校以教民復閟宮以事祖考有國者之先務固不必書也今書新作南門正閔子所謂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者故特書以示譏也

夏郜子來朝

郜姬姓國後漢志濟陰城北有郜城公羊傳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郜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隱十年鄭伐宋取郜歸于魯以此知郜為宋有在春秋前至桓二年宋以郜鼎賂魯蓋宋取郜時所得者及此又九十餘年矣而子忽來朝魯公羊所謂失地之君蓋非昔之郜君郜君之子孫也以同姓故來親書之者亦喜內見歸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

杜氏注西宮公別宮也天火曰災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曷為謂

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鄭人入滑左氏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鄭大夫公子洩堵寇鄭大夫帥師入滑滑泰之邊邑隣於鄭鄭從楚以楚可恃故陵其邊邑而入之春秋書人以罪之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左氏傳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衛報邢之師未已齊不能會諸侯相與圖之乃與狄盟豈先志也狄能從齊恤患救災故人而進之齊亦人之與狄同貶之也

冬楚人伐隨左氏傳桓六年楚侵隨楚與成焉隨季梁諫隨侯修政楚不敢伐八年楚伐隨敗隨隨及楚平今隨不自量欲復漢東與諸侯叛楚楚方彊是召其伐而自屈也

二十有一年壬午春狄侵衛杜氏曰為邢故　楚狄數出民受其害狄侵衛故但書狄削而不人之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杜氏注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主盟故在齊楚上時宋襄欲伯而無伯略而乃與楚盟中外雜處豈所謂伯春秋所以列序而人之以著宋襄志大而識淺自取敗辱也

夏大旱杜氏注雩不獲雨故書旱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杜氏注盂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左氏傳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

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公羊傳執宋公以伐宋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宋襄知不能識楚之詐其往會也不納目夷之諫愚而自用輕以其身陷於豺虎以取執辱諸侯見楚執會主而無一人伸義以正曲直之分故春秋以諸侯同執為文以譏之也

冬公伐邾杜氏注為邾滅須句音劬故須句在東平須昌縣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楚以詐執宋公伐宋宋服故來獻捷盂之會魯雖不與楚假此夸大以威魯也上書執宋公此書楚獻捷以明楚之執矣魯拒其使而不受請於天王討之可也僖公畏其強安能

為是舉也春秋不書曰宋捷為宋諱不與夷之詐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薄史記作亳漢山陽薄縣湯所都也古字通用　宋與楚初無怨隙楚因會以詐執之伐宋其志蓋欲伯也楚之計以宋大國猶為我執之諸侯不待盟而自服矣諸侯若能使宋人征繕而修文告之辭明宋之直正楚之罪則楚義愧情屈而歸宋公矣今魯僖不知伸中國之正理反與五國為會求盟于楚以請宋公而後得釋正墮楚人之計中春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不與楚專釋也亦不與楚主是盟也然其執其釋權皆出於夷已慎甚矣聖人全中國之體故諱之蓋以為中國之大恥而罪魯與諸侯反為楚所制視中國為無人矣

二十有二年癸未春公伐邾取須句音劬　左氏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

司大皥與有濟之祀大皥伏羲也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臾在太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四國封近濟故世祀之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邾雖曹姓迫近戎狄雜用夷禮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修祀紓禍也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公伐邾復須句之國春秋何不善之仍書取焉何也不請王命擅取人國而返其君以亂易亂何異於他日之伐取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左氏傳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宋襄近為楚執辱得釋而歸當悔過自艾修德布政以自强國歸甫三月遽興伐鄭之師鄭已服楚楚必救之是自召其伐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陘音刑杜氏注升陘魯地左氏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邾城門記檀弓云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升陘始也謂邾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䰟以矢招之也經書及公戰也不言公不書敗為內諱也魯不務德好戰以陵小國不聽諫以致敗幾殞其身邾亦不自量而與大國角力所喪多矣豈保國之道乎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左氏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不可赦也已言不如赦楚勿與戰弗聽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泓水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

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在君左右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後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意林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此天下之所謂仁義而春秋惡之以其好戰而不務本飾小名而妨大德此無異盜跖以分均為仁後出為義也君子不然正其義不謀其利修其道不急其功子夏為莒父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所謂欲速者遺本也所謂小利者計末也師氏曰宋襄非王者之德而慕王者之兵無霸者之術而貪霸者之業志大謀淺妄意要功以自取敗觀其敗齊師執滕子圍曹伐鄭連年暴師毒民以

逞其欲其於仁義蓋亦遠矣及戰于泓方以不禽二毛不以阻隘為辭則區區之意不足以濟事適足以自敗矣　楚以强暴干王畧故泓之戰雖曲王不能伐而使在宋辭無所與宋公稱及極貶之也

二十有三年甲申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漢志山陽郡東緡縣今濟州金鄉縣

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志於霸獨不會召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　十八年齊亂孝公奔宋宋襄公受托孤之命率諸侯納孝公甫五年宋為楚敗孝公遽忘納己之德視之不救而又乘機加之以兵故伐圍並書以誅其惡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左氏傳傷於泓故也　魯僖忘盟薄之信不會宋襄葬有志於附楚也　宋襄公卒成公羊臣立

秋楚人伐陳左氏傳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子玉遂取焦夷城頓而還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地皆陳邑頓國今汝陰南頓縣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左氏傳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氏注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年卒乃貶稱子

二十有四年乙酉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二十年鄭人入滑滑人聽命後即衛鄭又伐之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怨王與衛滑也不聽執王使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襄陵許氏曰鄭執王使無王也王不能伐而使狄伐之天下何恃不亂近世如唐晉資外兵之力以定其國蓋不講於春秋戒襄王之

所以出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王德狄將立其女隗氏為后富辰諫曰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弗聽同母弟王子帶又通於隗氏王廢隗氏頹叔桃子恐狄怨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汜音泛帶以隗氏居溫明年晉侯以王命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帶于溫殺之于隰城晉侯朝王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王者無外言出則有外之辭居居其所雖失天下莫敢有也雖實出奔而王者無外王之所居則成王畿鄭不敢有之以為國常山劉氏曰春秋之時王者政令僅行於境內才出畿內即非王有故曰出聖人撥亂反正則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曰居

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

晉侯夷吾卒晉惠公以二十三年九月卒其子圉懷公嗣立今年正月秦伯納文公重耳二月入于曲沃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皆不告也杜氏以為文公定位而後告惠公喪春秋據諸侯策書赴告而作經也

二十有五年丙戌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左氏傳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穀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常山劉氏曰春秋滅國多矣惟衛燬滅邢而生名之者滅同姓也禮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名以絕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以匹夫稱之示王法不容誅也邢周公之胤也衛同所自出以小忿釁而絕滅之又使其臣為詐詭傾覆之計故名之同於楚

子虔之誘殺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婦也自為其子來逆婦姑自來逆婦非禮也何以書公自主之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公自主之亦非禮也伯姬之嫁不書盖內女雖親體不敵則不書於策所以尊君也今君失其禮以愛易典主大夫之昏是自畀朝廷而慢宗廟非安上治民之節也

宋殺其大夫稱國以殺不以其罪也與莊公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義同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頓子廹於陳而出奔故楚圍陳以納之是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國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稱子在喪洮魯地莒小國無大夫以公與會故進之時有衛子則無敵公之嫌慶不氏未命也 左氏傳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莒以元年酈之役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修文公之好

二十有六年 丁亥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杜氏注向莒地 左氏傳公會莒茲丕公 茲丕時君之號莒夷無謚以號爲稱 甯莊子 衛大夫也 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洮之盟甫及一月餘以非莒子親至故重盟焉所以致齊之討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酅音畦齊地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　左氏傳討是二盟也蘇氏曰侵曰人追曰師不可言公追齊人故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齊孝公春方侵魯西鄙夏又侵魯北鄙故貶而人之

衛人伐齊魯與衛盟于洮復盟于向齊以二盟伐魯故衛為魯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左氏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罪責而伐之　公羊傳乞者何卑辭也　齊再伐魯懼不能支故公子遂如楚乞師書者惡魯不能內修戎備而外乞師于遠以極罪為國者之無謀也使其能用展禽其政必有可觀者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杜氏注夔楚同姓今建平秭歸縣　左氏傳夔子不祀祝融與

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别封為夔子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楚祖鬻熊夔祖熊摯諸侯之祀不過其祖則祝融鬻熊是夔之不得祀者也楚反以是滅之夔國滅虜服當名春秋以非其罪也故存其爵而不名

冬楚人伐宋圍緡左氏傳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之出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羊氏謂刺道用師也時以師與魯又中道用之以伐宋故伐圍兼書以責楚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左氏傳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已

實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偪齊楚申公叔侯戍之為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張本齊同盟也楚踐遂也魯假踐遂之兵力以伐同盟而又取其邑春秋以實事書之而罪自見也公羊謂患之起必自此始魯不能修戎備徒乞踐遂之兵以犯強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伯幸而免爾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戊子春杞子來朝左氏傳杞桓公来朝用夷禮故曰子公羊杞不共也余氏曰杞子来朝即位始来也書子以其棄周禮故也卒也則書子卒之来也則書子至之春秋之謹嚴若此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左氏傳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二月餘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氏傳入杞責無禮也今春杞子方來朝至秋遽帥師入之杞之朝其儀禮縱有不共何故輒加之罪興兵以入其國亦虐甚矣故春秋書入以著魯之惡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氏傳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乃使郤縠將中軍程氏傳楚稱人貶之為其合諸侯以圍宋也穀梁傳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微言曰四國仲夷狄之戚屈中國之義其惡大矣若書楚子則四國

之忌不著故書曰楚人則從夷狄之罪昭然可見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杜氏注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胡氏傳春秋於宋之圍人楚子以貶諸侯而公會之公之罪亦著矣

二十有八年己丑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杜氏曰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告左氏傳二十七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前年楚使申叔戍穀以偪齊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衛地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

侯請盟晉人弗許初晉侯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宋襄贈馬二十乘晉侯歸而立其志欲霸至是宋為楚圍適乘此機遂伐曹衛以解宋難恩怨並行晉文之志得矣然其規模狹隘非霸者之大舉時陳蔡鄭許魯皆從楚伐宋豈不可先伐乎聖筆雖以侵伐而亦書爵蓋善其救患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左氏傳公子買戍衛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不卒戍也杜氏注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用周禮三刺之法 周禮司刺掌三刺之法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注刺殺也 魯附楚畏晉故殺大夫以說强國戍衛本楚命詭言於楚不卒戍而殺之又以解於楚內殺大夫謂之刺不欲斥言殺以避惡名之辭也聖筆特書其實事以見殺無罪也其貶之也至矣

楚人救衛　左氏傳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楚人救衛不克　晉於衛有宿怨方怒衛不假道又以其與楚新婚亦恐其非誠服于晉故請盟不許楚人救之欲其分兵力以解宋難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氏傳晉侯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杜氏曰畀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蘇氏曰晉侯以不禮故私討于曹既執曹伯又以與宋人皆非義也書晉侯為入曹也既言晉侯入曹不可復言晉人執曹伯非以伯討許之也呂氏曰此一年記晉事最詳皆　聖人所致意者觀晉文公舉動如此其有意於為善乎　侵伐皆稱人貶之也晉侵曹伐衛乃伐楚與國以緩宋難也再稱晉侯不沒其爵善其救宋也其有意於攘夷狄尊中國以繼齊桓之

業乎至入曹仍以爵稱宋則貶而人之不可匹敵於晉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侯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文嘗受宋楚之施是時宋為楚圍晉於是不攻楚而攻楚之與國知楚之必救以解宋之圍晉方圖霸坐視楚暴則霸權歸楚矣然必待楚之先動而應之則天下不謂我背惠食言其謀可謂譎矣楚子倦兵欲退師其剛躁而欲戰者子玉也先軫謀陰攜其黨拘其使以激怒之晉兵至于退舍其譎尤甚既以報德又以驕敵蓋先以逆料子玉之必不退也春秋以楚雖請戰而書及乃在晉侯由先軫激之是以書晉此誅必原情之義也昔齊桓伐楚致屈完召陵楚未大創故滅弦誘鄭終桓公之霸不能制楚患晉文公以楚不大創則不知畏故欲戰而勝楚以定霸業蓋自齊桓沒楚與宋爭霸會于盂戰于泓執其君圍其城數以窘宋宋

無霸略楚故侮之連年楚横行侵暴逾甚良由中夏之無人故得以自恣及晉文奮起其規模素定善審去就侵曹伐衛兵威已震及城濮之役一戰遂霸自是楚人束手斂衽不犯中國者十五年晉文繼桓之業不旋踵而興可謂盛矣齊桓死于僖之十七年不踰年而楚與中國之盟晉文死於僖之三十二年直至文公九年楚方敢伐鄭其畏晉若此故晉之子孫終春秋之世相繼而霸也楚書人狄之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子使得臣（子玉也）去宋曰無從晉師得臣請戰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至連穀而死（王無赦故自殺）得臣自伐陳楚子立為令尹授以兵柄無非縱之以猾夏之事今楚子既知晉之不可敵不能使子玉勿敵而乃少與之師是棄其將而又棄其師也及其一敗而遂殺之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衛侯出奔楚左氏傳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春秋於諸侯出奔則名之衛侯不名責晉文也必晉文迫脅之也衛侯聞晉師勝故懼而奔楚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其兄弟相疑君臣交訟故曰衛之禍文公為之也皆原於文公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左氏傳晉師還至衛雍鄭地今滎陽卷縣作王宮于踐土五月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

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杜氏注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　三傳皆謂晉侯師還致天王屈尊下勞故經沒而不書非也天王避狄之難出居于鄭亦既五年諸侯未嘗救天王未嘗歸也晉文因破楚之威還過鄭地先會諸侯以朝天王然後導王北出諸侯前驅大駕徐渡不煩一矢而溫地之狄望風遁逃矣於是諸侯解甲而講朝會之禮天王耀兵而行蒐狩之事向之諸侯復從王而南王入京師諸侯又南圍許晉侯經略中外自今年之春自北而南夏自南而北冬復自北而南明年春復自南而北始歸于晉一年之中四過成周三傳但以為召君以就其地誤矣

陳侯如會杜氏注陳侯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公羊傳如會後會也　陳侯蓋

迷而後者言如會非晉强之也

公朝于王所杜氏注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即王所在爾時晉率諸侯朝王于踐土公亦朝故書于史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侯畏晉奔楚今自楚歸于衛衛侯出而不名復歸而名之其出也憫其為晉所廹其歸也罪其藉楚之力而又擅殺叔武也

衛元咺出奔晉案傳初晉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它人立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立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終殺叔武其罪大矣元咺出奔晉懟其君也衛侯歸之易以得叔武之賢在内守之故也

陳侯款卒陳穆公卒

秋杞伯姬來去年魯公子遂帥師入杞今年杞伯姬來伯姬莊公女也二十五年歸杞今其來寧成風也志入杞之怨釋也晉文伯權之立諸侯弛兵而遂修族姻鄰國之好也

公子遂如齊二十七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今年盟于踐土故公遣大夫聘之解仇惡而修舊好皆晉霸之所致也

冬公會晉文侯齊昭侯宋成公蔡莊侯鄭文伯陳共子莒兹平子邾文子秦穆人于温左氏傳會于温討不服也討衛許杜氏注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宋襄公稱子而從本班今陳稱子降在鄭下陳懐公稱子乃在鄭上主會者次之也温今河

內温縣

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穀梁傳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温河陽也　河陽古孟津地今懷州河陽縣　說見前盟于踐土下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晉侯惡衛侯元咺衛臣也故得以訟之于晉公羊傳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襄陵許氏曰司馬法邦國賊殺其親則正之衛侯殺叔武則執有罪也何為不得為霸討天子在是而擅執諸侯軌矣是以推而遠之也

晉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元咺訟衛侯于晉晉執之歸于京師因之元咺即歸衛立公子

瑕其歸何易也以文公主之也元咺自以晉侯必殺衛侯故歸而先立瑕安知魯為之請納玉十瑴乃得釋元咺卒懼其禍以及公子瑕

諸侯遂圍許會温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晉侯筮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以得免其歸不正矣名之者以其用賂而苟免也許近楚恐晉之威不足以庇已而德不足以懐楚是以果于不服

二十有九年庚寅春介葛盧來左氏傳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魯城東南有昌平城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杜氏注介東夷之國也在城陽黔陬縣今密州膠西縣地葛盧介君名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

公至自圍許圍許逾年而還不能服之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左氏傳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晉侯始伯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王人公侯尉禮傷教故諸大夫諱公與盟杜氏注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胡氏曰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諱公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正其本也

秋大雨雹雨去聲左氏傳大雨雹為災也穀梁傳何氏曰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陽氣之在水

雨則溫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成雹胡氏曰雹戾氣也當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冬介葛盧來左氏傳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

三十年辛卯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齊孝公不能紹霸業故狄數侮之是時晉文稱霸坐視其憑陵列國而不問何耶書之者罪齊而譏晉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左氏傳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瑕母弟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故元咺不去其官衛侯在外得釋志在殺元咺與瑕而後入瑕本辭位不欲立不為國人所惡故以公子冠之而稱及見瑕無罪

以元咺故延及而衛侯忌克專殺之罪著矣然瑕立於元咺非受命于天王傳國于先君故不曰君宋傳三十一年瑕奔楚三十二年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瑕覆于周氏之汪軍傾覆池水之外僕髠屯禽之以獻嗣鄭惡瑕乃殺瑕以獻文夫人鄭文公夫人亾斂之鄶城之下

衛侯鄭歸于衛衛侯始歸殺叔武再歸殺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忮害而專殺甚矣故名之以著其罪始歸稱復以繼之也再歸不稱復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晉人秦人圍鄭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翟泉之盟鄭不至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

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二邑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旣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王氏集傳發曰晉侯為盟主用兵以報私怨秦伯踰晉越周千里而助人圍鄭皆勞民危國之道也故皆稱人以示貶

介人侵蕭 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荊人之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氏傳王使周公閱來聘高郵孫氏曰禮雖有天子聘諸侯之義然義不當使三公書曰宰周公來聘用見周道之衰而諸侯彊盛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左氏傳東門襄仲公子遂也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魯大夫如京始此自入春秋魯始聘晉凡遂者繼事辭爾皆以實書其褒貶即觀上下之丈乃辨之爾古之為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況聘天子而乃可與諸侯同使哉實書其事而貶自見

三十有一年壬辰春取濟西田 高郵孫氏曰此蓋晉侯執曹伯而反諸侯之侵地魯濟西之田嘗見侵于曹魯於是取之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惡其專奪雖復取本邑亦無異辭言雖復魯之舊地亦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蓋無王命以正疆理者取之不以其道也況晉假公義以釋私憾乎

公子遂如晉 左氏傳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晉為盟主屢會盟又歸曹所侵田故使公子遂往行聘禮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劉氏曰郊用正月上辛則為卜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吉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吉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吉則不郊公羊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蓋魯郊三卜不從故又以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又不從始不郊非至四月始四卜郊也穀梁曰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于南郊免牛亦然卜郊不吉免之明本為天不敢留天牲免謂縱之也劉氏曰郊歲事也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帝牲必在滌三月如不從則免矣中禮曰牲不中禮曰牛夏后氏玄牲商人白牲周人騂牲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穀梁曰牛卜日曰牲得吉日則牛改名牲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以天子之禮樂賜魯伯禽使祀后稷以配天故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也故魯用僭禮之郊終十二公莫有能行之者

或累卜而不從或先之以牛變示之天之警懼也至矣聖人即實事書之以志其僭因以示戒也

猶三望望望祭也天子之事也天子不可遠屈凡天下山川百神無由徧及因望而祭之諸侯祭境內山川必躬必親何得行望而祭之之禮哉猶者言卜郊不從猶用三望之僭禮特書猶以譏之也三望公羊曰泰山河海鄭康成以河不在魯以為海岱及淮杜氏以為分野之星國中山川魯分奎婁之神三說之中意公羊必有所傳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境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二十五年蕩伯姬來逆婦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皆小事也春秋何屢書之惡婦人預外事因書以示戒有國有家者不可不嚴閑有家之義也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衛遭狄患久矣昔為狄所滅齊桓救而封之齊桓沒狄與邢假義伐衛狄又嘗侵衛自晉文興不復侵伐今復圍衛衛畏狄而遷都盖晉文惡衛狄覘晉之必不救故敢肆行而無忌晉文既為盟主以邲同惡尊中國為事衛小怨而失大體何以為霸乎帝丘杜氏注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故墟故曰帝丘衛地也今開德府

三十有二年癸巳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羊作接鄭文公卒穆公立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左氏傳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杜氏注不地者就狄廬帳盟胡氏曰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者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

所貴况不耻城下乃即其地而刑牲歃血以要之哉與外盟而即其地實于是始唐德宗所以召平凉之辱

春秋貶之以示戒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氏傳晉文公卒

三十有三年甲午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秦穆公因杞子來告欲謀鄭使三大夫孟明西乞白乙出師千里襲之事不成而中道滅滑已滅而書入者不能有其地也滑滑國河南緱氏縣或曰晉邊邑或曰鄭邊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氏傳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秦出師襲鄭不克晉與姜戎要擊之殽間敗秦師晉襄欲繼文公霸業而與姜戎禦秦親未葬而墨縗絰即戎忘親背惠其惡甚矣春秋不書晉子而書晉人皋之也秦為無道不哀其喪而越人之境志貪其利而襲人之國違大臣而信小臣以喪其師故止書秦狄之也

癸巳葬晉文公左氏傳晉子墨縗絰敗秦師于殽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狄侵齊左氏傳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左氏傳以報升陘之役左二十二年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邾杜氏注魯因晉喪以陵小國

晉人敗狄于箕左氏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襄陵許氏曰自

三十年狄始侵齊晉未暇討自是列國歲有狄患至敗於此而後懲艾不復犯略是故强暴之來不能震疊以威武則未易以德懐也杜氏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

冬十月公如齊左氏傳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自國歸父來聘臧文仲以其有禮而請公朝以比事屬辭觀之間晉

而虐邾所以因齊聘而朝之以自託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杜氏注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君子貴於得正而斃

薨于小寢非正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霜而百草不死冬温也惟冬温故李梅實春秋書之記異與不時也天道四時失序則人道必應之襄陵許氏曰僖公寛仁過厚其失也豫而丈公暗弱繼之其咎遂著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左氏傳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讀春秋編卷五

讀春秋編卷六

宋 陳深 撰

文公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乙未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僖公夏四月葬而叔服二月來會先至何耶見王室弱而恐後期也 杜氏注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五月而葬內葬雖得禮亦書明臣子之義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左氏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 毛國伯爵衛毛伯字 杜氏注諸侯即位天子錫以命圭合瑞為信 劉氏權衡曰錫命者何命為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乃於廟命之古者五十而命至周喪畢則命焉喪未畢而命之非禮也既畢喪而不受命於天子亦非禮也 劉氏曰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終喪受命正也

晉侯伐衛 左氏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晉襄公既祥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音趄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衛邑六月戊戌取之 衛數被狄之虐不能報伐止于為侵又俯就而與之盟既不朝晉又侵與國此晉所以首伐衛經書晉之爵蓋亦與之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杜氏注得臣叔牙之孫 左氏傳叔孫得臣如周拜高郵孫氏曰文公即位未嘗如周而天子錫命公受命矣又不自朝而使得臣往其不臣可知矣

衛人伐晉左氏傳晉圍戚取之獲孫昭子衛人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求和不競太甚故使報伐示已力足以距晉衛孔達帥師伐晉伯主聲罪致討不自反其不仁無禮之辠乃稱兵以伐之故書人辠孔達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左傳晉侯疆戚田衛邑故公孫敖慶父子會之杜氏注戚衛地在頓丘衛縣西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楚以夷僭王擅强暴淩蔑中國久矣

至頵在位四十六年之久尤肆其虐齊桓服之晉文勝之稍戢楚用夷道徒知用兵衛外而不知治其內及城濮之敗其勢始沮內溺于愛訪諸令尹子上欲以商臣為太子子上諫以商臣有蠭目豺聲之忍不可立弗聽既而又欲立職而黜商臣而使江芈婦人知其情宜乎禍敗之及身吁積不善之餘殃而卒使反之于其子天之報施真可畏哉春秋書之不言其父而言其君稱世子以見有父之親稱其君以見有君之尊商臣於二者義絶也特書其惡使為君父者謹履霜之漸而為萬世之大戒也

公孫敖如齊如齊始聘通嗣君也公孫敖穆伯也

二年丙申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及秦師戰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孟明前言三年將拜

君賜故晉人以此笑之 程子曰越國襲人秦之卑也忘親背惠晉之惡也秦經人之國以襲遠雖憤無以為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諭秦而與戰故書晉及憤以取敗故書敗績

丁丑作僖公主 作主造木主也公羊傳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練主用栗期年練祭也埋虞主兩階之間用栗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穀梁傳譏其後也作木主欲俾神有所依故得象神而祭古者既葬作主于墓不終日而虞祭僖公薨已十五月方為主慢禮而忘親甚矣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氏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厭於涉反猶揜也適晉不書諱之也不書公如晉穀梁傳不言公處父伉也為公諱也杜氏注處父為晉正卿不能以禮匡君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不地者盟晉都盟于晉都而公不出

恥甚矣故諱之胡氏傳不書公抑大夫之抗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書不致為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左氏傳公未至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杜氏注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此志其不雨之始終也八月之雨不言可見趙子曰夫子因舊史之書不雨告廟者則每時書之不告廟則通言之志其不敬以示義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時祭稱有事祫祭稱大事公羊傳大事者大

祫也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躋者升也升僖公譏逆祀也　僖公繼閔之後是為人後也文公乃任情謂僖實閔之兄而躋僖公於閔之上以兄弟一家之私恩忘繼世天下之大統其踰制失禮甚矣書曰躋自下而上之謂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秦嘗入滑侵晉晉襄敗其師至于一再可以已矣而復會諸侯以遠伐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奪晉侯之爵而併諸侯皆貶以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僖公之喪未畢而使公子遂納幣于齊雖至四十一月方娶忌喪而行吉禮以娶為急其哀戚之情為何如故特書以譏之

三年丁酉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

人伐沈沈潰左氏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杜氏注沈國名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晉襄圖霸盍先定規模再伐秦而又伐沈沈從楚固可辠曾不自求所以紹霸之德政故春秋併與諸侯貶而人之

夏五月王子虎卒翟泉之盟王人王子虎也左氏傳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胡氏曰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以同盟而致恩禮是以私情害公義也

秦人伐晉左氏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秦穆歸自殽而作秦誓然彭衙之及此役猶以報復為事豈非悔過之心不能勝其恥敗之心而至此乎秦伯書人辠之也晉不出知其嘗再敗有必死之志而不與抗可謂善審事勢也

秋楚人圍江左氏傳楚人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雨螽于宋左氏傳隊而死也公羊傳記異也螽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隊

冬公如晉左氏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請改盟改二年處父盟公如晉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左氏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師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

楚商臣有覆載不容之罪而致患于江晉當乘此機以誅之大合諸侯聲罪以致天討始可以言霸矣縱未能誅之亦暴其惡於天下商臣何以立乎其上必有圖之者矣遠攻强國而付之一大夫豈能濟乎

四年戊戌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程子曰納幣在喪中與昏喪同

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為小君奉宗廟也趙子曰以成禮于齊故變文云逆婦以譏之　不書逆女而書逆婦則成禮于彼是公親逆非卿逆也經不書公責其非禮也不待至魯而先往成婚于齊故書婦不告廟故亦不書至不復成其夫人之禮故不稱夫人

狄侵齊　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

秋楚人滅江　左氏傳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素服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過數鄰國之禮有數今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江之不祀晉襄不能為之遠謀也

晉侯伐秦　左氏傳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程子曰秦違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能遷善也　王官之役晉避秦師焚舟之銳而不與戰可

謂得計今不忍而又報伐晉嘗伐楚救江未數月而江為楚滅是可怒也況楚商臣弑逆之賊晉襄坐視其夷滅小弱安在其為盟主也以春秋比事觀之上書楚人滅江次書晉侯伐秦見晉侯於可伐者不伐可已者不已聖人辠晉之意彰矣

冬衛侯使甯俞來聘左傳衛甯武子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程子曰自成風已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陸淳曰亦書薨著其非禮胡氏曰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生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名以其實不為異辭者謹禮之變也

五年（己亥）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戶暗切賵芳鳳切杜氏注珠玉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賵　連上文故不云歸其人含賵省文也然亦不欲以天子而稱號之也故略之以天子之命而歸諸侯妾母之含賵非禮也況含未斂時所用成風死於十一月今踰二月矣無歸含之禮不稱天王弗克若天也成風以妾僭嫡而王命之亂夫婦之倫矣故不稱天以譏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陸淳曰自葬成風之後乃有二夫人祔廟非禮也　仲子雖聘而非惠公之嫡故特為宮而不祔于姑雖非禮典之正猶有所別異至成風以來妾母皆葬乃有二夫人祔廟魯之禮寢失正矣）

王使召（穀梁作毛）伯來會葬（王使榮叔歸含賵又使卿會葬施於諸侯妾母恩數有加非禮

也故王再不稱天以示貶

公孫敖如晉王洊使大夫歸含賵會葬公不自朝王庭盍亦遣大夫往拜天子之禮不報而令公孫敖如晉徒知畏盟主而忘其君也

秦人入鄀音若秦人入鄀左氏傳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傳傳二十五年秦晉伐鄀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鄀縣今襄陽宜城縣有故城

秋楚人滅六六國杜氏注今廬江六縣地譜壽州安豐縣有六國故城今屬安豐軍左氏傳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忽然而亡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六與蓼皆皐陶後秦楚乃戎蠻經書入鄀滅六著秦楚之彊盛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僖公卒昭公立與魯僖公六同盟

六年庚子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左氏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行父季友之子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左氏傳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有疾故其人從者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所謂文子三思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左氏傳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乃使先蔑士會如秦立公子雍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狐射姑出奔狄射音亦一音夜射姑狐偃子賈季也　案傳晉蒐于夷命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太傅陽處父聘衛而至謂趙盾能乃以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射姑怨陽子易其班使續鞫居殺處父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攷之穀梁氏處父密言於襄公易射姑君漏言致射姑殺處父故春秋書晉殺其大夫罪累上也夫子贊易於節之二爻極言君臣慎密之戒此先書殺處父次書射姑奔狄射姑何為奔也見殺處父者射姑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告月告朔也經書閏月不告月明當告也猶朝于廟幸其猶存朝廟之禮也即不許子貢去羊之意

七年辛丑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魯屢伐邾嘗取須句得而遂失今間晉難又伐邾取須句因城郚以備邾郚魯邑卞縣南有郚城今屬襲慶府泗水縣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左氏傳宋成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馬而縱尋斧馬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不聽穆襄之族帥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劉氏曰其稱人以殺何衆殺之者也昭公欲去羣公子而反為穆襄之族所攻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宮蓋僅然後勝爾胡氏傳書宋人者國

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平聲狐晉先蔑奔秦左氏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趙盾與大夫患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劉氏曰此晉趙盾之師也其稱人何不與大夫專廢君也程氏曰晉始逆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辠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故書晉及是晉人為志乎是戰故書晉及書晉及秦戰不言敗者秦之納不正與晉逆公子雍既悔之又不謝秦皆辠然二國之兵晉曲尤甚故秦伯趙盾皆稱人而特以晉及書且不書秦之敗深辠晉之置君而不定也

狄侵我西鄙襄陵許氏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閒一侵齊而未肆至是始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衛晉

襄既沒莫之忌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杜氏注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今鄭州原武縣　左氏傳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程子曰文公怠政事多廢弛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　靈公在抱以一趙盾而會諸侯春秋不書其名止書大夫若曰晉大夫俱同會也不與盾之專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左氏傳徐伐莒莒人來請盟見伐故欲結援穆伯如莒涖盟盟已定而往臨涖之

八年（壬寅）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崩 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雍於用切 左氏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 衡雍鄭地後漢河南卷縣有垣雝城古衡雍也與扈相近　晉靈幼而魯文怠故國事歸二臣征伐會盟專之自是政在大夫矣）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暴鄭地 公子遂以二事將命而出會趙盾甫二日遂會伊雒之戎以戎而居洛邑天地之中逼近畿輔春秋兩書公子遂故特別之內外不可雜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左氏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

莒從巳氏焉巳氏莒女公孫敖受命以赴天王之喪棄君命而徒返是可辠也況志在淫放其辠可勝誅哉春秋書其慢王棄君忘哀廢命容其復而後奔著魯之無政刑也

螽解見桓五年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左氏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祖母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于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　呂氏曰守節以死者死其官也稱官以奔者得其職也　昭公初立欲去羣公子而致殺大夫之變今又以不禮於君祖母致大臣或死或奔春秋皆以官書所以見六卿君所與圖政者司馬典兵之官而被殺則威權奪矣司城捍禦之任而出奔則君孤露矣故以國殺書之以辠昭公也

九年癸卯春毛伯來求金書此與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同義周室微弱王政不行貢賦不入故國家遇喪則匱乏乃遣使求賻求金於諸侯以濟其用諸侯又不供其喪致使來求無君之甚矣當喪未君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故不稱使然味聖師之微言當時魯史必稱之聖筆削之也削之者不欲言天子使求金止言毛伯則似毛伯私求之耳求賻亦若是矣

夫人姜氏如齊杜氏注歸寧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葬天王而公不往使大夫行失禮也

然此猶愈於不遣大夫者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左氏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於上軍夷蒐在六年而

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士縠本司空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於堇陰七年晉禦秦師于堇陰以軍事奪其田先克中軍佐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使賊殺先克殺先克不赴故不書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益耳非卿不書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以政殺之也加之以人則殺之者不特君大夫必有衆人與於其間書此見晉君幼而權臣擅殺無政刑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夫人歸寧禮也反至於廟禮也夫人出不至者皆非禮也若文姜哀姜數出則不至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左氏傳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蒯得非卿不書凡殺二大夫或三人不書及其辠均也書及者因殺是人而并及之也所以著辠輕不當殺也先都士縠

箕鄭父使賊殺先克以作亂固可辠然經不以討賊之辭書之何也葢靈公幼趙盾專先克為中軍佐盾之黨也三人者忿盾之專欲先翦其羽翼以自強故殺先克春秋以其有所為故書人而不去其官書及是其辠輕者寧不可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之專生殺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左氏傳范山楚大夫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三子鄭大夫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楚自城濮之敗不敢窺中國者十五年聞晉襄卒而幼君立遂伐鄭趙盾秉晉之政志欲攘楚帥諸大夫之師救鄭而緩不及事及鄭而楚因鄭公子而去惜乎盾志不恪不能乘機以撲楚之燄而使之知所畏憚也故春秋悉皆人之

夏狄侵齊因諸大夫救鄭緩而玩敵故至夏而狄侵齊傳以夏楚侵陳克壺丘經不書皆晉之失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天動地静常也今地動則異矣盖陰盛極而動陰陽不兩大陰盛則陽微君弱臣强之應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楚始以州舉狄之也及來聘始以人稱嘗一會諸侯以爵書亦漸而進之也自是止稱人至此君書爵而臣書名與諸侯同盖聖人不輕絶人以其來聘而嚮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也張主一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衣服曰襚不稱夫人聖筆所定杜氏以為從來者辭非也

此書法亦猶書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之辭也此書僖公成風蓋妾母繫子之義成風卒已五年何秦人始來歸襚雖相去之遠寧無耳目以知之嘗度秦人之意欲遠交於魯行聘則不欲自卑故詐以爲不知成風之喪已久姑致其襚結好以親之也

葬曹共公無傳

十年甲辰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大夫書卒係國之重輕者則書臧文仲雖非賢者亦魯之名大夫其卒也固宜書然自莊公末年文仲已與聞國政四十餘年不聞治效夫子所謂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夏秦伐晉左氏傳秦伯伐晉取北徵縣屬馮翊程子曰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

不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為事故春秋惡而外之也趙子曰吳楚舉號賤之也諸侯稱國外之也穆公悔過見於誓言康公不紹撫謀故反其初

楚殺其大夫宜申宜申子西也為工尹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殺宜申春秋不以弑君之賊討宜申而書曰楚人殺宜申而以國殺又不去其官何耶蓋穆王即楚世子商臣者弑逆之罪人人所得討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一時不雨則告廟告廟則書文公怠於政無閔雨之心不告廟故直併三時言之

及蘇子盟于女音汝栗左氏傳頃王立故也杜氏注頃王新立與魯盟親諸侯也

例曰公及之也不書公諱獨與天子大夫盟也呂氏曰天子内臣無外交與之盟非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狄侵宋諸侯不能救楚子與蔡侯次于厥貉將以觀宋之弊而乘之也楚於宋仇國常爭盟而晉救宋敗楚今陳鄭會楚子將以伐宋宋華御事見幾乃逆楚子遂相與田孟諸宋楚既和陳鄭自逌楚子獨與蔡侯次于厥貉將以致毒于人也楚今稱子至明年伐麇亦以爵書亦自是與中國等外之强則中國衰矣蔡書侯愧其以中國諸侯而從夷狄也

十有一年乙巳春楚子伐麇左氏傳十年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春楚子伐麇成大心子玉之子敗麇師於防渚麇地潘崇復浮去聲伐麇至于錫音羊又音昔穴許氏曰楚侵伐書子始此中國日替矣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杜氏注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今拱州襄陵縣　左氏傳叔仲惠伯叔牙之孫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楚者　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諸侯之所以貳楚者以不能自強亦以晉靈幼不能紹霸業趙盾雖專政無威令以服諸侯故諸侯數被其患不得已從之承匡之會晉大夫不責己而又謀治諸侯之從楚者何不思晉文之為盟主其霸略何如耶

秋曹伯來朝左氏傳即位而來見也音現

公子遂如宋左氏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復之八年意諸來奔今歸不書因賀楚師之不害也注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杜氏注鹹魯地左

氏傳鄋（音搜）瞞侵齊（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得臣）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

十有二年（丙午）春王二月郕伯来奔（左氏傳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音無）鍾國人弗徇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郕邽（音圭）来奔公以諸侯逆之趙子曰諸侯嗣位未踰年猶稱子豈有君父死而不喪身未即位以邑出奔而稱郕伯一何乖繆劉氏權衡意者郕伯去年卒大子今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此乃成真郕伯矣以其即位日淺而或謂之大子而左氏則誤以為大子出奔泰山孫氏曰諸侯播惡失地皆名此不名者非自失國也案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為附庸此又来奔齊所偪爾故不名）

杞伯來朝杜氏注復稱伯舍夷禮左氏傳始朝公也公即位始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文公女故曰子以别非先君之子也左氏載杞伯絶婚事盖誤以成八年九年事妄置於此啖氏辨之詳且明矣

夏楚人圍巢杜氏注巢吳楚之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今無為軍巢縣左氏傳楚成嘉為令尹若敖曾孫子孔羣舒叛楚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

秋滕子來朝左氏傳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左氏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

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張氏曰秦人以賄結魯魯亦厚賄荅之賓主相與以貨利而坐視霸主之受兵此比事以書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冬十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左氏傳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晉人禦之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伯謂士會晉士會七年奔秦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年少不在軍事未嘗涉知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去聲者肆焉暫往而退其可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

軍（上軍不動）趙穿追之不及反怒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慭也（慭傷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　陸氏纂例曰戰不書及交為主也程氏曰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言晉及　前年秦伐晉春秋以秦惟事報復故外之至此秦又伐晉戰于河曲秦曲甚矣故不書晉及其黷武殘民則二國之辠同故秦伯趙盾皆以人書貶之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諸魯邑今密州諸城縣鄆魯之東鄆今鄆州須城縣　鄆莒魯所爭者以其遠偪外國故帥師城之言及者別二城也春秋書大夫帥師城邑貶之也

十有三年丁未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不書葬魯不會共公卒靈公立宣十年遇弒

邾子蘧蒢卒左氏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不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既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說見二年十年

大室屋壞公羊大作世　左氏傳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書以見不恭大室大廟之室也自正月不雨至七月無壞道也廟久不修以至于壞春秋志此以譏文公怠慢事宗廟猶不謹

〈若此其能修舉政事乎〉

冬公如晉　衞侯會公于沓〈高郵孫氏曰沓之會公已去魯而未至于晉也〉

狄侵衞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　鄭伯會公于棐〈公羊作斐杜氏注棐鄭地左氏傳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衞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衛貳于楚畏晉因公請平公一出盟晉往還與衞鄭會又為請平於晉公羊氏謂春秋善之〉

十有四年戊申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左氏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

敬郛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余氏曰居喪而伐人與伐人喪其辠一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左氏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杜氏注在梁國穀熟縣西今南京應天府　左氏傳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從楚者陳鄭宋謀邾晉欲納捷菑纂例曰此行會禮而又別日行盟禮故書日以謹之程氏曰始會謀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許自晉文圍之不服襄公又嘗伐之今始與會盟楚自晉襄末年滅江滅六已肆其畢趙盾秉政猶復伐鄭次務圍巢其猾夏自若至十三年魯文朝晉衛鄭請平因招致久負固之

許會盟于新城稍修復齊桓之霸政然何足以方首止葵丘其如晉靈尚少大夫擅政故止書癸酉同盟于新城當時楚商臣弑逆之罪若此徒以强暴服人非晉大夫稍主此盟則諸侯不免畏而從之中國淪而為夷矣

秋七月有星孛入北斗孛彗星也狀如篲除舊布新之象其言入者斗有環域入其魁中也　北斗天之三辰綱紀之星貴星也孛以邪亂之氣入其中春秋書之以紀異也　左氏傳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弑昭公十八年齊人弑懿公宣二年晉趙穿弑靈公　胡氏傳此三君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待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左氏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七月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趙盾豈不知貜且正而長當立捷菑庶不當立何遽興師八百乘緜地千里至邾之城下待其辭然後知竊料盾之知必不如是之疏也蓋盾之欲伯示服義於諸侯也　趙子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愈乎遂也陸淳曰晉帥皆有名氏書人何也癈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罪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從故為之諱也凡事不合常理而小可嘉者皆以諱為善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公孫敖以罪奔莒何以書卒敖為魯大夫棄君命從莒女失君臣父子兄弟之義竄身四年無所容於天地間死於旅而不獲歸春秋特書其卒著其迷於欲而忘反為

世戒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左氏傳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陸淳曰聞之師曰春秋之作本懲姦惡也若未踰年之君被弒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也故原其情以立此義高郵孫氏曰人子之心則未踰年稱子國人弒君則未踰年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篡弒之禍也

公子哀來奔左氏傳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蕭宋附庸邑升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陸氏微旨曰時奔者皆以有罪而子哀獨以宋公不義不貪其禄而去之出奔之美者春秋之所未有故書字以褒貴之也

冬單伯如齊泰山孫氏曰單伯魯大夫至此猶見者盖其子孫世爾張氏曰單伯魯大夫之命于天子者自莊公元年至今已七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與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齊商人弒其君舍子叔姬舍之母魯女也魯使單伯如齊欲請以歸曰殺其子焉用其母商人怒為是而執之常山劉氏曰商人弒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致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罪焉故曰齊人執子叔姬劉氏妙旨曰兩稱齊人者彼雖專執聖筆兩執之正男女之別也況為國女雖同執之猶將異之云爾

十有五年己酉春季孫行父如晉左氏傳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魯不能及其閒暇以明政刑仗義興師討齊弒逆之辠而反因晉以求于齊晉欲繼霸亦不思討商人何以言

盟主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司馬掌兵官也華孫宋督之孫華耦也來盟出於彼而自來盟也不稱使非君命之也宋自僖二十一年被執之後久不與魯通問今華孫以其君無政自來結盟通好將以紓難宋大夫書於經者多矣惟三人以官舉見春秋與之也

夏曹伯來朝十一年曹伯來朝今復至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左氏傳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下人以告惠叔猶毁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許氏曰以敖之醜弃而録卒録其喪歸春秋為之屢見於經者以文伯惠叔之哀誠無已也易曰有子考无咎書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故

聖人以教著教焉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日有食之說見隱三年鼓用牲于社說見莊二十五年

單伯至自齊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單伯自齊至魯書至是魯大夫明矣若以為周大夫何不言歸京師春秋何不舉齊之執王使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新城之盟趙盾主之蔡不同盟故郤缺伐之然則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蔡從楚不與中國諸侯盟固可罪晉旣伐之不待其悔過而遽入其國甚矣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左氏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

于晉齊無故而侵魯故人之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左氏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劉氏曰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欲治齊而後不能惡晉也惡晉而言諸侯何晉固諸侯之長矣亦諸侯之罪也胡氏曰八國之君不序略之也夫外裔然後略之君臣同辭而不分爵號曷為略八國等於外裔弒君之賊夫人所得討也故陳恒弒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而請討今商人弒君晉與諸侯不奉天討受賂而退何以賢于外裔哉故書諸侯盟于扈分惡於諸侯也伯國合諸侯而謀舉事者將以圖功而成名也晉受賂而不舉則是求名而亡徒為盟會而已經不書晉但書諸侯兼罪之也盾之佐霸有愧於管仲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胡氏曰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張氏曰齊商人既弑舍而絕其母於齊故不以出夫人之例書之而書齊人深辠其國人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齊賂晉以諸侯之不能見伐故又侵魯伐曹以此年夏曹來朝魯也入其郛殆矣幾乎入矣公羊曰郛恢郛也城外大郛也

十有六年庚戌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氏傳春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　弗及盟弗與盟也大國之

卿可以會小國之君不可以會次國之君齊侯以季文子不可以敵已故弗與盟魯請盟於齊蓋欲與齊平也文公不自往而使季文子犯分而行安能平數年之隙遂為徒往以區區逆亂之齊文公不能自强以討之反為其侮命使則遭執辱時乎侵犯邊鄙以至自屈而與之平又不見答益見魯之衰矣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視朔即朝廟而告朔也文公怠於政自二月至五月不視朔也左氏謂有疾託之也故聖筆不言疾而直書之自此不講告朔之禮致餘公不復舉行及定公時故夫子有愛禮存羊之論胡氏曰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朔不視廢而不閔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郪音西公羊作犀丘穀梁作師丘

左氏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師氏曰納賂於齊而求盟其弱可知也而齊侯受賂以與遂盟則嚮之弗及季孫者亦豈以禮而卻之哉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左氏傳聲姜薨杜氏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左氏傳有蛇自泉宮出即泉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自伯禽至僖公十七君此蛇妖亦十七也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蛇妖自此出而聲姜薨故毀之劉氏曰魯人以為祥而毀之非明民之道也公羊傳泉臺郎臺也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案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率羣蠻以叛麇人帥百濮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遂滅庸　羣夷

乘楚饑而攻楚儻畏而從則無以保其國矣用爲賈之善謀制而服之可也秦巴從楚楚爲戎首以滅鄘國罪可知也人三國而書滅庸惡之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左氏傳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襄夫人周襄王姊昭公祖母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司城也昭公不道襄夫人殺之而書宋人見衆欲弑之也然以弑君之辠歸宋人則凡與於弑者當以輕重斷獄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

十有七年辛亥春晉靈人衛成人陳靈人鄭穆人伐宋左氏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公子鮑而還卿不書經但書人失其所也失其所討之罪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故貶之胡氏曰稱人賤之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孫氏曰聲謚也九月而葬左氏傳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齊侯伐我西鄙西左傳作北　去年夏公子遂納賂於齊盟于郪丘甫十越月齊又來伐我盟可恃乎齊以强淩魯弱也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齊方伐我我未能報先及而與之盟魯服而求平也以郪丘之盟公弗與而齊復來伐故親及盟也書此皆譏魯文也

諸侯會于扈左氏傳晉侯蒐于黃父遂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

也劉氏曰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其不足序柰何欲治宋而後不能也　書諸侯會而不列略之也與十五年盟于扈同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左氏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壬子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穀梁傳臺下非正也高郵孫氏曰薨非路寢皆不正也其曰臺下盖又甚焉

秦伯罃卒秦康公卒子共公立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左氏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音觸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弑懿公納諸竹中

歸舍爵而行　齊商人驟施聚士以成弒舍之謀既立而天子不討諸侯容之故商人恣行不道反數數侵魯自以為莫敢誰何甫四年而禍起肘腋為二微者所弒卒自受其報出乎爾反乎爾理之常也然春秋之法仍書齊人弒其君者以商人君齊四年諸侯與之盟會不可不謂之君也殺之宜坐弒君之罪故書曰齊人弒其君商人此春秋懲篡弒塞禍亂之源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傳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襄仲賀齊惠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

冬十月子卒　左氏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　敬嬴事襄仲故以子託之　襄仲欲立之叔仲　惠伯　不可仲　襄仲　見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　襄仲殺

大子惡及其母弟視視職不書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襄仲非以子惡之命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子之名左氏曰惡公羊曰赤未知孰是若如左氏則亦晉師服所謂異哉君之名子也子般書名而此不書丈公已葬故不名也胡氏曰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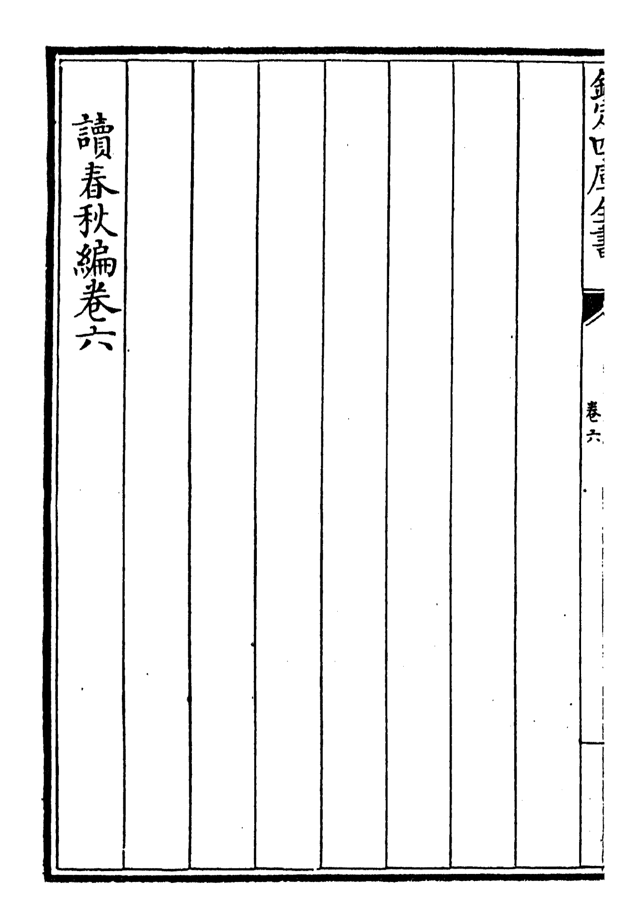
不日史闕之也不地見其弒也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後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中曰子卒則知邪謀出於使齊之二子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左氏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胡氏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見其非絕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

異于孫邾者而魯國臣子殺嫡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告宣公之立也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

莒弒其君庶其張氏曰凡稱國以弒者蓋其君以無道為國人所弒而大臣坐視不能討皆當誅不赦之罪也　左氏傳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



讀春秋編卷六